

宋槧太平御覽



13
403
87



43
403
877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五

禮儀部三十四

送葬三

晉中興書曰東海王越妃裴氏痛越棺柩被焚乃招魂葬
 越於丹徒中宗以為非禮下詔曰夫豕以藏形廟以安神
 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後魏書曰韓延之字顯宗為虎牢鎮將初延之曾往柏谷
 塢省魯宗之墓有終焉之志因謂子孫曰河洛三代所都
 必有治於此者我死不勞向北代葬也即可就此及卒子
 孫從其言
 崔鴻後燕錄曰趙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輕財好施隣
 人李玄度母死家貧無以葬秋謂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
 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牛與之玄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



新定圖書

此係明治
卅八年八
月諸人
悼山田一
郎君以贈
所購以贈

見一老母遺秋金一餅日子能葬我是以相報子五十已後當富貴不可言勿忘玄度也

宋書曰謝方明父冲爲孫恩所殺伯父邈守吳興又爲孫恩黨害之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其黨悉擒手刃之時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之功盡力數月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

南史曰王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南徐州主簿深見禮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盧江何昌寓上表理之

又曰王微少好學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輻旒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

又曰范泰卒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不可擬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殷鐵今以此爲報

又曰吳達吳興烏程人經荒饑繼以疾病父母兄弟嫂及群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塲妻亦同達此誠無有懈倦昔年中成七墓十三棺

亦出中興書王韶孝子傳

又曰顧憲之仕齊爲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具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山人有病輒云先亡爲禍皆開冢剖梓水洗枯骨名爲除祟憲之曉諭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出風俗遂改

又曰王儉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待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故事

齊書曰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竟陵王子良歸送望柩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及薨葬焉

又曰何點哀樂過人嘗行逢葬者歎曰此哭者之懷豈可思耶於是悲慟不能禁
梁書曰到溉臨終託子孫薄葬之禮曰氣絕便歛歛以法服歛竟便葬不須擇日凶事心存約儉孫姪不得違言便屏家人請僧讀經噴唄及卒顏色如恒手屈二指卽佛道所云得果也

又曰顧憲之臨終爲制勅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兼晝夜生卽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預爲終制瞑目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吏人勿惡也

崔鴻三十國春秋夏錄曰赫連昌發二百里內民二萬五千人鑿嘉平陵七千人繕清廟於契吳初昌父勃北遊契吳昇高而歎曰美哉斯阜臨廣澤而帶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平昔之意也故立廟焉葬勃於城西十五里起行宮摸寫統萬宮殿飾以金銀珠璣葬訖焚

之殺駿馬數千疋
 唐書曰貞觀十年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因山為墳不封不
 樹太宗懲秦漢已來厚葬以致發掘因序平生之志刻於
 石以誡將來
 又曰高宗以頻年飢儉召雍州長史李義琛謂曰庶人之
 徒商賈雜類競為厚葬違越禮度雍州列郡之首四方取
 則卿為嚴禁勿復使然也
 又曰初玄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觀崗巒有龍盤鳳翥之
 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此地群臣乃追先旨築陵此
 山曰泰陵
 又曰蘇頌葬上游咸宜宮將出獵聞頌喪出愴然曰蘇頌
 今日葬吾寧忍娛遊遂還宮
 又曰初涇原節度使劉昌之領涇州也平涼盟會所亡歿

將士骸骨在焉乃令聚而坎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
 意遂以聞由是下詔深自尅責仍遣祕書少監孔述睿及
 中官以御廚饌物及內造衣服數百襲令劉昌收其骸骨
 以歸大將三十人將七一百人皆具棺攢斂以衣服葬於
 淺水原置二塚其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懷忠塚詔翰林
 學士撰二冢誌文及祭文其日劉昌盛陳兵於葬所具牢
 饌祖祭之禮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服紙錢千幅
 又立三堆題以冢名表於道傍師人觀之莫不感泣
 穆天子傳曰甲辰天子南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即玄天子
 乃命盛姬之喪視皇后之葬法河濟之間共事供給七萃
 之士抗卽車舉棺以御日月之旗七星之文今旒上畫日
周禮日月為常鼓鐘以葬
 山海經曰狄山帝堯葬于陽今堯冢在濟陰陽城縣也帝嚳葬于陰爰

有熊羆文虎虎離文王皆葬其所文王墓今在畢也案帝王往復見之者蓋以為聖人在於其位仁化廣及恩沾鳥獸至於殂亡四海皆喪考妣無思不哀故絕域殊類之人聞天子崩各自立廟祭起土為冢也

又曰務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冢在頓丘城外九殞葬于陰婦

又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叔均商均墓今在九疑山其中有九疑山舜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九疑山九疑山皆

又曰邢夫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又中記

晏子曰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晏子再拜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合骨晏子入自公公作色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之宮者乎對曰古之

人君不奪生人之居不殘死人之墓故未嘗聞請葬人主之宮也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畜憂死者不葬命之曰畜哀畜憂者怨畜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逢於何遂葬路寢之臺牖下

墨子曰古者聖人制為葬埋之法曰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二領足以覆惡者昔堯北教八狄道死葬邛邛之山衣衾二領滿坎無封已葬牛馬乘之舜西教犬戎道死南紀之市既葬而市人乘之禹東教於越葬於會稽之山桐棺三寸皆下不及泉上無通鼻三王者豈財用不足哉以為葬埋之法也

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公諫曰昔王季葬滑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群臣百姓矣乃出為張三

日而後葬今太子亦曰先王以留而撫社稷故使雪弛其期更爲日此文王之義也太子曰善

莊子曰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爲棺椁日月爲連璧星辰爲珠璣萬物爲齊送吾葬具不備耶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鳥戴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爲鳥戴食在下爲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偏耶

又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有漫以堊汚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成風堊盡而鼻不傷自夫子之死吾無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韓子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執喪三日世主以爲儉而尤之儒者破家而葬債子而償執喪三年毀而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也

又曰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

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爲幣材木盡則無以爲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奈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爲也非名之則利之也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僇其尸罪夫當喪者夫僇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爲之也

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

呂氏春秋曰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膚性也所重所愛死而弃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故有葬死之義葬者藏也藏淺則狐狸迫之深則及於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濕此則善矣

又曰審知生聖之要審知死聖之極也知生者不以害生此養生之謂也知死者不以害死此葬死之謂也二者聖

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淮南子曰禹之時天下水禹身執畚插當此之時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節財薄葬焉

又曰馬免人於難者死也葬之以帷幪為衾牛有德於人其葬之大車之箱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

又曰禹有洪水之患陂塘之事陂蓄水塘池也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設教見而施宜者也

典略曰秦始皇十年華陽君卒與孝文王合葬壽陵襄玉母夏太后別葬杜東臨死時曰東望我子西望我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及漢有天下宣帝果起陵邑焉

西京雜記曰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章後見殺人無有敢收葬者敞乃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其亮直者不見容於凡輩矣平陵人

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又曰何武葬北邙薄龍阪王嘉冢東北一里許

又曰楊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死卒裸葬終南山下其孫掘土鑿石深七尺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欲儉而反奢也

又曰安定嵩真玄菟曹元禮並明筭術皆成帝時人真常以筭自曉其壽七十三真曰緩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矣書其壁以誌之至二十四日晡時死妻曰真筭時見長下一筭欲以告之慮脫其旨故不告今校下一日也真又曰北邙青龍隴上孤檀之西四丈所鑿之七尺吾欲葬此地也真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樽即以此葬之又曰漢帝及諸侯王葬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匣上皆鏤為蛟龍鸞鳳龜麟之象時謂蛟龍玉匣

又曰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魏郡杜鄴立志忠欵犬馬未陳奄先草木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卽化封長安北郭此焉安息及死命刊石埋墓前

陳留風俗傳曰小黃縣者宋地故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妃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魂幽野於是有丹蛇在水自洒濯入于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謚曰昭靈夫人

盧植別傳曰植初平三年卒臨困勅其子儉葬於山足不用棺附體單帛而已

鄭玄別傳曰玄卒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衰經赴者千餘人

郭翻別傳曰翻字道翔武昌人遺令儉葬唯以兩卷老子

示存道德

杜祭酒別傳曰君年五十二當其終亡安厝先塋帛布羈車喪儀儉約執引者皆三吳令望及北人賢流

虞氏家記曰潭母太夫人薨宜都府君卽世五十九載改殯修構窀穸極住而莫前群從咸以喪事有往無反不應遷移潭以昔文王之葬王季旣定而洪水出截冢棺梓文王乃設張屋出柩三日羣臣臨之然後葬此則上聖之遺令載在篇籍遂奉遷神柩權停幕屋使子孫展哀晨夕宗族相臨允合張屋之儀也天子給太夫人徘徊車謁者送喪禮儀充備合葬於舊壙

衛玠別傳曰君卒丞相王公教曰衛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民望可修三牲之祭以敦舊好

風蕭蕭兮... 葬送四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六

禮儀部三十五

葬送四

吳越春秋曰昇平門外麋湖西城者麋王城也與越王播戰越王殺麋王麋王無頭騎馬還武里乃死因留葬武里城中以午日死至今武里午日不舉火

又曰吳王闔閭有子女怨王乃自殺闔閭痛之甚葬於閭門外鑿地為池積土為山文石為椁金鼎銀罇珠玉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鵠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觀還使男女與鵠俱入門因塞之

又曰吳謀伐齊齊景公使子女為質於吳吳王因為太子聘齊女齊女少思齊日夜哭泣發病闔閭乃起北門名曰齊門令女往遊其上女思不止病日益甚至且死女曰令

死有知必葬海虞山之顛以望齊國闔閭傷之甚用其言
 葬於虞山之嶺以瞻望齊國是時太子亦病而死
 說苑曰孟簡子相梁并衛有罪而走齊管仲迎而問曰吾
 子相梁并衛之時門下使者幾何人曰門下使者三千餘
 人管仲曰今與幾何人來曰臣與三人俱曰是何對曰其
 一人父死無以葬我為葬之一人母死無以葬亦為葬之
 一人兄有獄我為出之是以得三人來
 棺子新論曰揚子雲為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其兩男哀
 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子雲達聖道明於死生不
 下季札然而慕戀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困
 貧

論衡曰儒書言孔子嘗泗水而葬為之卻流此言孔子德
 使水卻不滿其墓是故儒者講論皆言孔子之後當封泗

水以卻流為證殆虛言也

王符潜夫論曰文帝葬於芷陽明帝葬於洛南昔不藏珠
 寶不起山陵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
 造起大冢廣樹松柏廬舍祠堂務崇侈僭此無益於終無
 益於孝徒作煩擾傷害吏民今案畢鎬之郊無文武之陵
 南城之東無曾皙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也
 崔寔政論曰送終之家亦太無度至念親將終無以奉遺
 乃約其供養衣服豫修已沒之制竭家盡業甘之不恨窮
 阨既迫起為盜賊拘執陷罪為世大戮痛乎此俗之愚民
 也
 錄異傳曰表安葬其母逢三書生語其葬處遂至四世五
 公其後公路年十八驕豪故常食蜜飯諸女以絳為地道
 遊行其上此葬地所致也

謝綽宋拾遺曰相溫葬姑熟之青山平墳不爲封域於墓傍開塋立碑故謬其處令後代不知所在襄陽耆舊傳曰峴山南有習家魚池者習郁之所作也郁將亡勅其兒煥曰我葬必近魚池煥爲起冢於池之北去池四十步

山謙之丹陽記曰晉車騎將軍王舒令其子曰甚愛溧陽縣死則我欲葬焉故王死之後徙縣治今處而以昔縣爲墓

續搜神記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其父有嬖妾母至妬寶父葬時因推着藏中經十年而母喪開墓見棺妾伏棺上衣服如生就視暖漸漸有氣息與歸經日乃蘇云父常與之寢接恩情如生在家中

范晏陰德傳曰陳翼字春卿廬江舒人也行到縣郭見道

上馬傍有臥疾人呼翼與語曰吾是長安魏公卿聞廬江樂土來不達病困不能復前儻可相救翼答云家有弊廬可俱歸乎公卿曰幸甚卽扶與俱到家養視積日旣困公卿謂翼曰馬上有金千餘餅素二十疋可賣殮餘以相謝言絕而亡翼買素買衣衾殮殮之葬埋高敞之地以金置棺下不使人知乘馬去公卿兄長公見翼乘馬謂必殺公卿陰告官收翼具以狀對長公迎喪發棺下得金如數叩頭謝以金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汝南先賢傳曰袁閎字夏甫延熹末黨事將作閎遂散髮乃築土室四周於庭潛身十八年終于土室之中臨卒勅其子曰勿設殯棺衣衾之備也但着禪衫踈布單衣幅巾襯尸於板牀之上五百塹爲藏會稽典錄曰趙擘字長君山陰人也少爲縣吏奉檄迎督

郵購甚恥之由是委吏到健為詣博士杜撫受韓詩撫嘉其精力盡以其道授之積二十年不還家人為之發喪制服至撫卒購經營葬之然後歸家
又曰張謖字彥承上虞人也與同鄉丁孝正相親葬送過制謖書難之曰君聞班固善陽孫之省葬惡始皇之飾終夫僕以矯世君子弗為若乃據周公之定品依延州而成事取中庸以建基獲美稱於當世不亦優哉
又曰謝夷吾轉下邳令預自尅死日如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嘗亂有發掘露骸之禍使縣棺下葬墓不起墳
楚國先賢傳曰韓堅將終遺言曰夫俗奢示之以儉儉則節之以禮歷見前世送終過制失之甚也若曹敬聽吾言斂以時服葬以土藏穿畢便葬送之以瓦器慎勿有增益襄陽耆舊記曰襄陽城南邊大道有諸葛女郎墓者是諸

葛仲茂女冢也年十三四亡茂婦憐之不能自遠故近城葬之日日往哭

又曰秦頡者字初起頡之南陽過宣城中一家東向大道住車視之曰此居處可作冢後喪還至此處車住不肯前故吏為市此宅葬之今宜城城中大冢前有二碑是也
又曰有佷子者家訾萬金而自少小不從父語父臨亡意欲葬山上恐兒不從倒言葬我着瀟下石磧上佷子曰我由來不奉教從今當從此一語遂盡散家財作冢積土繞之成一洲長數百步元康中始為水所壞佷子前漢人也譙周三巴記曰巴國有亂巴國將畢曼子請師於楚楚人與師曼子已平巴國既而楚遣使請城曼子曰吾城許子之君矣持頭往謝楚王城不可得乃自刎以頭與楚使楚子歎曰吾得臣若巴曼子何以城為乃以上卿禮葬曼子

頭巴國葬其身亦然
華陽國志曰德陽縣有青石祠山源沃美有澤原之利士
女多貞孝車騎將軍鄧芝方之鄧林有終焉之志沒遂葬
其山

博物志曰澹臺子羽渡水而子溺死人將葬之滅明日此
命也吾豈與螻蟻為親魚鼈為讎於是遂以水葬之
又曰漢滕公夏侯嬰死公卿送葬至東郭門外四馬不行
培地悲鳴即掘馬蹄下得石椁其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
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乃葬其地故謂之馬冢焉
又曰河內淇園張公老而無子貲財累億求沒入官死葬
園中于今供祀犧牲
永昌郡傳曰建寧郡葬夷置之積薪之上以火燔之烟氣
正上則大殺牛羊共相勞賀作樂若遇風烟氣旁邪爾乃

悲哭也

豫章記曰許子將墓在郡南四里昔子將以中國大亂遠
來渡江隨劉繇而卒藏于閭門裏于時漢興平二年也吳
天紀中大守吳興沉季白日於廳事上坐忽然如夢見一
人着黃單衣黃巾稱汝南平輿許子將求改葬因忽不見
即求其喪不知處所遂招魂葬之命文學施遐為招魂文
越地傳曰禹井井者法也以為禹葬以度不煩人眾
樂資九州志曰渡之監官有奉禪山昔始皇過此而美之
死因葬焉有廟在平地于今民祠之
述征記曰荀氏葬在彭城東岸有一丘民俗謂之荀氏葬
或云斯則徐偃王葬后倉者也古徐國宮人娠而生外弃
之水濱有犬名后倉銜而歸伏而成人遂為徐之嗣君純
筋無骨號曰偃王偃王躬行仁義眾國附之得朱弓之瑞

周穆王命楚滅之后倉將死生角九尾實黃龍也
又曰魚山臨清河舊屬東阿東阿王曹植每升此山有終
焉之志植之所遊池沼溝渠悉存既葬于山西有二石柱
猶存也地今割并穀城

鄧德明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巖石室元嘉中道士過世臨
終語弟子等可送吾置彼石室巾褐香爐此外無所須也
及其亡日謹奉遺命葬經數年尸猶儼然葛巾覆之如初
弗朽後忽不復見今舟行者過其山渚尚聞香氣咸異焉
解道虎齊記曰魏黃初三年文帝弟燮封濮陽王臨終顧
命葬近濩瑗之墓吾常想其爲人願託賢哲之靈

扶南傳曰頓遜國人死或鳥葬或火葬鳥葬者病困便歌
舞送郭外有鳥如鵝綠色飛來萬計啄食都盡斂骨焚之
沈之於海此上行必生天鳥若不食自悲傷乃就火葬取

骨埋之是次行也

鄴中記曰石勒陵在襄國城西南三十里名高陵不築塋
不種樹立堂皇五間安攢圖勒大臣像又於堂皇東立重
樓虎陵在鄴西北角旣葬鄴中便亂其封域故未有名或
云尋被掘凡此二陵皆僞葬石勒虎自別於深山

風俗通曰王喬爲葉令天下一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
入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
覆之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吐舌
人無知之者

皇覽曰舊漢家之葬方中百步穿築爲方城其中間道足
施六馬發三河三輔近郡卒徒數十萬復土

姚信士緯曰蓋葬於寬平則恐後世都邑居之葬於陵野
則恐民人耕稼及之厚樽大棺人所爲用下一寡材木民

人率多發掘以繕其居于墳萬壙無不毀者其唯瓦棺薄
葬斂以時服依于高丘徹于深窆庶乎可以不辱耳
語林曰王太保有二兒喪一兒欲還舊塋一兒欲留葬太
保乃垂涕日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
二子有焉
又曰王武子葬夕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爲垂涕哭
畢向靈牀日卿常好驢鳴今爲卿作驢鳴旣作體似眞聲
賓客莫不大笑孫聞笑顧謂日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賓
客莫不皆怒須臾之間或悲或笑或怒
世說日阮藉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決直言窮
矣都得一號因吐血良久○鄧粲晉記日籍母將死與人
圍碁如故局者求止籍不肯留與決旣而飲酒三升舉聲
一號吐血數升也

又曰庾文康亡何揚州臨葬云埋玉樹着土中使人情何
能已文康庾亮謚也何揚州者何充也

又曰晉明帝亦解冢宅聞郭璞爲人葬後微服往看因問
君何以葬龍角此法常滅族主人荅云郭景純云此是葬
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明帝復問云爲是出天子耶荅
非能出招致天子耳
相冢書日凡葬龍耳富貴出五侯葬龍頭暴得富貴人不
能見葬龍口賊子孫葬龍齒三年暴死葬龍咽死滅門葬
龍腮必卒死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崗庶人葬平地
應璩新詩日野田何紛紛城郭何落落埋葬嫁娶家皆是
商旅客喪側食不飽酒肉紛狼籍
晉武帝賜劉廙葬錢詔日故侍中劉廙以清識明鑒有聲
前代昔宣皇帝接以師友之恩廙墓爲盜賊所發甚用惻

然其子阜素甚清貧今當殯葬其給輜車銘旌賜錢給作
藏人功至時遣使者祭之
晉賜王沈葬錢并地詔曰故驃騎將軍王沉忠允篤誠執
德弘毅外清方夏內熙袞職歷位着稱厥功茂焉不幸薨
殯志業未究今當葬其賜錢三十萬葬田一項
晉賜傅嘏夫人鮑葬錢詔曰故太常傅嘏昔以令德賢才
爲先帝所接登龍之際有翼贊盡忠之勳早代殯沒不終
功業每念其遺績常存於心今嘏夫人鮑當葬賜錢十萬
給作藏人功嘏墓開祭以少年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七
禮儀部三十六

冢墓一

說文曰冢高墳也壘丘也墓兆域也

釋名曰冢腫也象山頂之高者腫起也墓慕也孝子思慕
之處也丘陵象其形也

書曰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

周禮曰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一曰媿音美宮室二曰族
墳墓

又曰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
中以昭穆爲左右公君也圖謂畫其地形及丘壟所處而
東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子孫各
出王以尊卑處其就其所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戰敗無勇投諸
前後而亦併昭穆

凡有功者居前昭穆之中央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
 樹數別尊卑也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漢律曰列大喪既有
 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窆尺綯切又音冢及窆以度為
 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鸞車中車所飾遣車
 其不如法度者及窆執斧以泣臨下遂入藏凶器正墓位
 躡墓域守墓禁後也禁所為塋限凡祭墓為尸凡諸侯及
 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為之躡均其禁
 又曰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凡邦中之墓令國
 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從其親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
 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厲塋限
 禮記曰適墓不登壘為其不勒壘助葬必執紼葬喪之大
 又曰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者少曰吾聞之古者墓

而不墳墓謂兆域土之高者曰墳也今丘也東西南地之人不可以不
 識音也於封之崇四尺四尺蓋周孔子先反當修門人
 後雨甚至後待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
 不應三三言之以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也古不脩墓
 脩猶治也○又曰易墓非古也易謂芟治草木
 又曰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宿草謂陳根也
 於朋友於朋友
 又曰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贈送曰吾聞之也去國
 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於孝
 省視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
 式過祀則下居者主
 又曰晉趙文子與叔譽觀于九原叔譽叔文子曰死者如
 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手文子曰行并植於

晉國不沒其身其智不足稱也并猶專也謂川而專已其為孤射姑所殺沒終也其咎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仁不足稱也謂久與文公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我則隨武于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授靈要君以利也左傳曰蹇叔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

又曰鄭子展子產師車七百乘伐陳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欲逃冢間也

又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吳將皆喜唯子胥懼曰是參吳也夫夫差聞之賜之屬鏹以死屬鏹以死屬鏹將死日樹吾墓檀欒可林也吳其亡乎

史記曰黃帝崩葬橋山武帝巡朔方還祭黃帝冢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左右曰黃帝已上天群臣藏其衣

冠故有冢帝曰吾誠得如黃帝視去妻子如脫屣也

又曰樗里子卒葬渭南章臺之東日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

漢書曰朱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基間故妻與夫家俱止冢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

又曰驃騎將軍霍去病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為冢像祁連山

又曰嚴延年東海下邳人為河南太守母來見訊囚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為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其母又曰哀帝令將作為董賢起冢營義陵傍內便房剛柏題

湊外為微道周垣數里闕罟罟甚盛罟音浮罟音思

又曰莽奏貶傅太后號為定陶恭王母丁太后號曰丁姬
莽復言恭王母丁姬前不臣妾至葬渭陵冢高與元帝山
齊請發恭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恭王母歸定
陶葬恭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太后以為既已之事不
須復發莽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改故棺為致樽作冢祠以
太牢謁者護既發傅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樽火
出四五丈吏卒以水沃滅迺得人燒燔樽中器物開傅太
后棺梟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旨人錢帛遣子弟及諸
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恭王母丁姬
冢二旬間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為世戒云時有群鷄數
千銜土投丁姬穿中
又曰張賀為掖庭令及宣帝即位賀已死子又早亡上追

思賀恩封其家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

又曰夏侯勝字公長遷太傅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為
素服五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又曰原涉自以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冢舍周閣
重門初武帝時京兆曹氏葬茂陵代謂其道為京兆阡涉
慕之迺買地開道立署曰南陽阡人不肯從謂之原氏阡
東觀漢記曰帝感李通首創大謀每幸南陽常遣使者以
太牢祠通父冢

又曰建武三年以皇祖皇考墓為昌陵後改為章陵因以
春陵為章陵縣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壽陵將作大匠竇
融上言園陵廣袤無慮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
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
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獨完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

地爲不過二三頃無陵池裁令流水而已

又曰郝刪字次孫早孤以至孝稱值天下亂野無烟火而郝刪獨在冢側每賊過見其尚幼而有志節奇而哀之

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改葬華陰遠近畢至先葬日有鳥

高丈餘喪前悲鳴葬畢乃去於是立石鳥象於其墓所

又曰郭伋徵太中大夫卒時年八十六帝親臨賜冢塋地

又曰种嵩_{上音中下音果}爲遼東郡薨并涼邊民咸爲發哀匈奴

聞嵩卒舉國傷惜單于每人朝賀見墳墓輒哭祭

又曰帝祠章陵過湖陽祠樊重墓追爵謚爲壽張敬侯立

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

又曰韓稜遷南陽太守特聽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爲榮

又曰蔡順母平生畏雷自亡後每有雷震順輒圍冢泣日

順在此後太守鮑眾舉孝廉順不能遠離墳墓遂不就

又曰温序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荀宇所拘劫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殮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城傍爲冢地賜穀千斛縑五百疋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即弃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魏略曰曹操微時人莫知之唯橋玄見而異焉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

輒悽愴致祭

魏略曰管輅過母丘儉墓下倚樹哀吟曰玄武藏頭蒼龍

無足白虎銜尸朱雀悲哭四危以備法當滅族卒如其言

又曰幽州牧劉虞署出疇爲從事奉使未至虞已爲公孫

瓚所害及至謁祭虞墓陳章表哭泣而去

吳書曰孫堅家于富春葬於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
王隱晉書曰初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
書漆字

交廣記曰吳將呂岱為廣州遣捕射他冢費損無獲他雖
僭侈然慎終其身乃令後不知其處鑿於牧豎所殘也
又曰愍帝建興中曹嶷發景公及管仲冢尸並不朽繒帛
可服珍寶巨萬

又曰金鄉縣北鑿石為冢云得白蛇白兔及得金故曰金
鄉

王隱晉書曰王褒字偉元少立操尚父為晉文王所害絕
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為務旦夕常至墓前朝拜輒悲
號斷絕墓前一柏樹褒常所攀涕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

又曰滕修南陽人也為廣州牧修在海南積年為邊夷所
附卒請葬京師帝嘉其意賜墓田一頃

又曰東海王越屯許路經滎陽過嵇紹墓哭之悲慟刊石
立文表贈官爵帝乃遣使策贈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印
綬進爵為侯賜墓田一頃客十戶祠以少牢

又曰盧志言於成都王穎曰黃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
經夏暑露骨中野可為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況此等致死
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殮祭葬
於黃橋北樹柵籬為之塋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
赴義之功使亡者家四時祭祀有所

晉書載記曰西胡梁國兒於平涼作壽塚每將妻妾入塚
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為意前後
征伐屢有功姚興以為鎮北將軍年八十餘乃死

宋書曰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行幸江寧經司徒劉穆之墓遣使致祭焉穆而人更謂之曰不以致祭而對後魏書曰李冲字思順高祖時爲尚書僕射卒葬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經冲墓左右以聞高祖臥疾望墳掩淚聖其又立高祖墓其又曰傅永字脩期嘗登北却於平坦處奮矛躍馬盤旋瞻望有終焉之志遂慕杜預近好李冲王肅欲附葬其墓遂買左右地數畝遺勅子叔偉曰此吾之永宅也于餘人禮系曰天子墳高三雉諸侯半之卿大夫八尺士四尺天子樹松諸侯樹柏卿大夫樹楊士樹榆尊卑差也金車楚漢春秋曰惠帝崩呂太后欲爲高墳使從未央宮坐而見之諸將諫不許東陽侯重泣曰陛下日夜見惠帝冢悲哀流涕無以死傷生也臣竊哀之於是太后乃止載其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晉義熙九年盜發故驃騎將軍卞壺墓剖掠之壺屍面如生兩手拳悉爪生蓬背

戰國策曰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王作色曰士貴乎觸曰士貴昔秦攻齊令曰敢去柳下季壟五六步而樵採者罪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封萬戶由是觀之生王之頭不如死士之壟

崔鴻前趙錄曰張嵩隴西人也事母至孝母喪既葬於墓側哀感幽顯歲餘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還蘇活

方言曰冢秦晉之間謂之墳取名於或謂之培音或謂之

塋音或謂之采古者卿大夫有菜地或謂之垠音或謂之壟

有界埒似耕自關以東謂之丘培塿亦准高小者謂之塋培塿亦准高

大者謂之丘培塿亦准高凡葬而無墳謂之墓言所不封也所以安

墓謂之塋無謂規度墓地也漢書曰初陵之塋是也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七
 禮儀部三十七
 冢墓二
 宋書曰王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椁
 時人閒垣內有小冢墳上始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
 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
 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可二十姿質如生臥而言
 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
 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
 又曰大明三年孝武幸藉田經表湛墓使致祭增守墓五
 戶
 又曰何承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
 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於朝上承天曰此亡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八
禮儀部三十七

冢墓二

宋書曰王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椁
 時人閒垣內有小冢墳上始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
 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
 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可二十姿質如生臥而言
 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
 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
 又曰大明三年孝武幸藉田經表湛墓使致祭增守墓五
 戶
 又曰何承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
 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於朝上承天曰此亡

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合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云大司徒甄邯之墓

又曰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至光祿年六十四而亡其子孫遂昌

又曰周山圖爲淮南太守時盜發相溫冢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

齊書曰柳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工圖墓取其坐處焉

又曰王倫之爲豫章太守下車祭徐孺子許子將墓

又曰初荀伯玉徵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

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尋求不能得後出家爲尼伯玉卒敗亡

又曰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冢墓有王氣山中得金轉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塘

又曰始興王鑑鎮蜀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椁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形者數斗又以朱砂爲阜水銀爲地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嘗不同乃遣功曹何佇之爲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

又曰冢都王鏗鎮姑熟于時人發相溫女冢得金巾箱織

金篋爲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勅以賜之鏗曰今收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脩復纖毫不犯又曰文惠太子鎰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家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支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王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南史曰齊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塘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預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梁書曰丁貴嬪薨昭明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闖人俞三副求市若得錢三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

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宮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並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疎於雅密啓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密遣儉黠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唯誅道士

又曰蕭敷太清初爲梁州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敷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

唐書曰代宗時虢州刺史王奇光上言閩鄉縣女媧墓云天寶末失所在今一夜河上側近忽聞風雷聲曉見其墓踊出上有雙柳樹下有巨石其柳各高丈餘

又曰天后西幸京師路經楊玄感墓上誦李百藥過玄感墓詩云劍有萬人敵文爲一代英除昏志不遂僭亂道難

平歎曰百藥唯解綴文不識大義

又曰韓思復則天朝爲太常博士定南郊儀注去太妃鼓吹排羣邪守大體國家賴之睿宗朝爲給事活嚴善思於雷霆之下拒武三思於諂附之中玄宗御筆題碑云有唐忠孝韓長公之墓

又曰伊慎兗州人善騎始爲果毅喪母將營合祔不識其父之墓晝夜號哭未浹日夢寐有指導焉遂發壙果得舊記驗

又曰盧坦爲侍御史會李錡反有司請毀錡祖父廟墓坦嘗爲錡從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於草昧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錡故可累五代祖乎乃不毀因賜神通守墓五戶以備洒掃
白虎通曰春秋之義王者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

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晏子曰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告之曰據忠臣愛我欲厚葬之高大其壟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

列子曰燕人長於楚老而還過晉國同行者給之指城曰

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逮指社曰此若里之社若猶汝也

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泣然而泣指壠曰

此若先人之冢其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余等給

若乃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

冢悲心更微

傅子曰太原民發冢破棺中有婦人屍出與語生人也視其冢上木三十歲不知此婦人三十歲常生地中也將一朝歛然生偶與發冢者會也

抱朴子曰吳景帝時於江陵掘冢取板治城後發一大冢
內有重閣石扉皆樞轉開閉四周徹道通車其高可乘馬
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衣執劍列侍靈坐皆
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似公王冢也破
其棺棺中有人鬚已班白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有白玉
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舉出死人以倚冢壁一玉長一尺形
似冬瓜從死人懷中出墮地兩耳中及鼻中有黃金如棗
此則骨骸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
呂氏春秋曰世之爲丘壠也其大若山其樹若林以此觀
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
國者則是無不掘之墓也是故大墓無不掘者而世爭爲
之豈不悲哉堯葬於穀林通樹之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
禹葬於會稽不變人徒是故先王以儉葬也非愛其費非

惡其勞以爲死者慮也
越絕書曰宋大夫華元冢在華原陳留小黃縣城北
吳越春秋曰虎丘者吳王闔閭墓也下池廣六十步深一
丈五尺銅椁三重中池廣六尺金鴈玉鳧扁諸魚腸之劍
以送焉取土臨海潮千萬人築治之以葬後金精土地爲
白虎據墳故以爲虎丘
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更名山曰會稽因死葬焉穿墳
深七尺土無寫泄下無流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周方一
畝
華陽國志曰周失綱紀蜀先稱王有名蠶叢其目縱死作
石階石棺國人化之故俗以石棺椁爲縱目人冢
又曰蜀有五丁能移山舉萬鈞其王薨輒立大石長三丈
重千鈞爲墓志

又曰蜀遣使朝秦秦惠王許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力上
奉迎虵山崩同時壓殺五丁及秦五女蜀王痛傷命曰五
婦冢今其山或名五丁冢
又曰武都有一丈夫化爲女子美而艷蓋山精也蜀王納
爲妃不習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作東平之歌以樂之無
幾歿故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擔土爲妃作冢
三輔決錄曰竇后父名猗遭秦亂隱身釣魚墜淵而卒后
登尊號遣使者於父墜所築起大墳
世說曰戴公見林法師墓曰德音未遠而拱木已積冀神
理綿綿不與氣運俱盡耳
又曰黃初末吳人發長沙王吳芮冢以其材於臨湘爲孫
堅立廟容貌如生衣服不朽後預發者見吳綱曰君何類
長沙王芮但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芮之卒至冢

發四百餘年綱芮之十六世孫也

又曰有人相羊祜墓應出受命君忌其言遂使掘斷墓後
以壞之相者云墓勢相雖壞猶有折臂三公俄而祜墜馬
折臂後至三公

又曰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母亡安墓去水不盈百步而
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陵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
人居家桑田

博物志曰漢末發范明友冢奴猶活明友是霍光女聳奴
記言光家事廢立之際多與漢書相應

又曰漢末有發前漢時宮人冢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
舊

烈士傳曰羊角哀葬友人左柏桃與荆將軍冢比他日角
哀夢柏桃語己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荆將軍自以豪欲

六二 徐賢 卷五十五 八
役伏吾吾不聽與連戰不勝期十五日大合戰以決勝負
得子則勝不得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詣其冢上
三輔決錄曰趙嘉年三十餘有重疾七年不藥乃爲令勅
兒曰丈夫生一世處無箕山三公之操仕無伊摯呂尚之
勳天不我與復何言哉聊立一圓石樹吾墓前刻之曰漢
有逸民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後病愈
楚國先賢傳曰李善字次孫南陽人也本同縣李元蒼頭
建武中元家死沒唯孤兒續始生善親自哺養世祖拜善
及續並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治劇再遷日
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南陽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服
持劍去草及拜墓哭泣甚悲身炊爨自執俎鼎以脩祭
揚雄家牒曰子雲天鳳五年卒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
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爲治喪諸公遣世子

朝郎吏行事者會送桓君山爲斂賻起祠塋侯芭負土作
墳號曰玄冢

七略曰揚雄死弟子共爲起冢號曰揚冢

趙岐別傳曰岐字臺卿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
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像其像居主
位皆爲讚頌勅其子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簾白衣
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卽日便下下訖便掩

王子年拾遺記曰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丹雀自丹州而
來吐五色之氣氣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以成墳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八

宋世正身之象...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八... 禮儀部三十八... 冢墓三... 三秦記曰昭帝母鈞弋夫人居甘泉宮三年不反遂死即葬之以千人營葬故有千人葬名曰思合墓... 徐廣晉記曰關中發漢杜霸二陵薄太后棺面如生矣... 吳錄曰范慎字子敬在武昌自造冢名作長室時與賓客作樂鼓吹入中宴飲... 漢趙記曰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冢盧得蘇起且問盜人姓名郡縣以雖元意姦軌盧復由之而生不能決豫州牧呼延謨以聞詔曰以其意惡功善論答三百不齒終身... 王智深宋紀曰齊宣帝墳塋在武進縣常有雲氣氤氳入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九

禮儀部三十八

冢墓三

三秦記曰昭帝母鈞弋夫人居甘泉宮三年不反遂死即葬之以千人營葬故有千人葬名曰思合墓... 徐廣晉記曰關中發漢杜霸二陵薄太后棺面如生矣... 吳錄曰范慎字子敬在武昌自造冢名作長室時與賓客作樂鼓吹入中宴飲... 漢趙記曰上洛男子張盧死二十七日人有盜發其冢盧得蘇起且問盜人姓名郡縣以雖元意姦軌盧復由之而生不能決豫州牧呼延謨以聞詔曰以其意惡功善論答三百不齒終身... 王智深宋紀曰齊宣帝墳塋在武進縣常有雲氣氤氳入

天元嘉中望氣者稱此地有天子
三齊略記曰田開強公孫接古冶子三壯士冢在齊城東
南三百步蕩陰里中
王子年拾遺記曰南尋之國其死者葬之中野百鳥啣土
爲墳羣獸爲之掘穴不封不樹
西京雜記曰青龍觀前有三梧樹樹下石麒麟二枚始皇
葬墓中物也

又曰廣川王去疾好聚無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冢藏一
切發掘其奇異者魏襄王冢以文石爲椁高八尺許廣狹
容四十人以手捫棺滑液如新中有石床石屏風婉然周
正不覺棺柩明器蹤跡但床上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
玉雜具皆如新王自取服之哀王冢以鐵灌其上穿鑿三
日乃開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痺辛不可入以兵守之經日

乃歇初至一戶無扉鑰石床方四尺床上有石几左右各
三石人立侍皆武冠帶劍復入一戶石扉有關鑰叩開見
棺椁黑光照人刀斫不入燒鋸截之乃漆雜兕革爲棺椁
厚數寸累積十餘重力不能開乃止復入一戶亦石扉關
鑰得一石床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鈎或在床上或在地下
似是帳糜朽而銅鈎墮落床上石枕一枚床上塵埃跼跼
斐甚高似是衣服床左右婦女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
櫛鎖鑷之象或有執盥捧食之形無餘異物但見鐵鎖數
百枚魏王子且渠冢甚淺狹無柩但有石床廣六尺長一
丈石屏風下悉是雲母床上兩屍一男一女年皆二十許
俱東首裸形卧無衣裳肌膚顏色髮齒如生人畏懼不敢
侵擁閉如故袁盎冢以瓦爲棺器物都無唯銅鏡一枚晉
靈公冢甚瑰壯四角皆以石爲攬犬奉燭石人男女四十

餘皆立待棺器無復形兆尸猶不壞穴竅中皆有金玉其餘器物皆朽爛不別唯玉蟾一枚大如拳腹空容五合水光潤如新玉取以成水書滴幽公冢甚高壯羨門既開皆是聖石撥除深丈餘乃得雲母深尺所乃得百餘尸縱橫相枕藉皆不朽唯一男子餘悉女子或坐或臥亦有豎者衣服形色不異生人樂書冢棺柩明器朽爛無餘有白狐見人驚走左右逐戰之不能得傷其左腳夕王夢一丈夫鬚眉盡白來謂王曰何故傷吾左腳仍以杖叩其左腳王覺左腳腫痛生瘡至死不差

述征記曰梁孝王冢斬山徙戶以石爲藏行一里到藏中有數尺水有大鯉魚人皆潔而進不齋輒有獸噬其足獸似豹也

幽明錄曰漢末大亂潁川有人將避地他郡有女年七八

歲不能涉遠勢不兩全道邊有古冢穿敗以繩繫女下之經年餘還於冢尋覓欲更殯葬忽見女尚存父大驚問女得活意女云冢中有一物於晨暮除輒伸頭翁氣爲試効之果覺不復飢渴家人於冢尋索此物乃是大龜

又曰孫鍾吳郡富春人堅之祖也與母居至孝篤信種瓜爲業忽有三年少詣乞瓜鍾爲設食臨去曰我司命也感君見知何以相報此山下善可作冢復言欲連世封侯耶數代天子耶鍾跪曰數代天子故意所樂便爲定墓曰君可下山百步後顧見我去處便是墳所也下山行百步便顧見悉化成白鶴也

述異記曰南康郡鄧德明嘗在豫章就雷次宗學雷家住東郊之外去史豫章墓半里許元嘉十四年德明與諸生步月逍遙忽聞音樂諷誦之聲卽夜白雷出聽曰此間去

人尚遠必鬼神也乃相與尋之遙至史墓但聞墳下有管絃女歌講吟詠之聲咸歎異焉
酈善長注水經曰智水東逕七女冢冢夾水羅布如七星冢高十餘丈周迴數畝元嘉六年大水破墳崩出銅不可稱計北有七女池池東有明月池狀如偃月皆相通注謂之張良渠蓋良所開也
又曰粉水有文將軍冢前有石虎石柱甚脩麗閭丘羨為南陽葬婦墓側府平其城夕夢文見止之而羨不從後羨乃為人所害
又曰淄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東過利縣東水西有桓公冢冢東有女水或云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
又曰潛水縣有車騎將軍馮緄音桂陽太守李溫冢二子

之靈常以三月還鄉潛水暴長郡縣吏莫不水上祭之搜神記曰宋大夫韓馮取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囚之論為城旦妻密遺馮書謬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王以問蘇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有死志也俄而馮自殺妻乃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遂自臺投下左右攬之衣不中手遺書於帶曰願以骨與馮而合葬王怒弗聽使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尔夫婦相愛不已能使冢合則弗禁也一宿有文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日其大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夕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
又曰漢馮貴人死將百歲盜賊發冢貴人顏色如故但微冷羣盜共姦之致妬忌爭鬪然後事覺

續搜神記曰王伯陽家東有一冢傳云魯肅墓伯陽婦喪乃平其墳以葬後數年伯陽白日在廳事忽見一貴人乘平肩轡將從數百人馬皆浴鐵徑來坐謂伯陽曰吾是魯子敬安冢在此二百許年君何敢壞吾冢目顧左右牽伯陽下床以刀環築之數百而去登時絕良久乃蘇築破處皆發疽潰尋便死

又曰承儉者東莞音管人病亡葬本縣界後十年忽與其縣令夢云故民承儉今見劫明府急見救令便勅內外裝束作百人仗便令馳馬往冢上日向已出天忽大霧對面不相見但聞冢中惴惴破棺聲有二人墳上望霧冥不見人百人同聲大叫收得冢中三人墳上二人得逸走其夜令又夢云二人雖得走民已誌之一人面上有青誌如藿葉一人採其兩齒折明府但案此尋覓也追捕並擒獲

異苑曰蒼梧王士燮漢末死於交趾遂葬南墳而墓常蒙霧靈異不恒屢經離亂不復發掘晉興寧中太原温放之爲刺史躬乘騎往開之還卽墜馬而卒

又曰潁川荀闔字道明墓在揚州蔣山之西每至陰雨冢中輒有絃管之音

又曰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矚見一崗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時服生礬石死而石生熱蒸出外致大木樵滅卽令鑿果得大墓有礬石滿塋

志怪集曰陶侃微時遭大喪葬家貧親自營塋有班特牛專以載致忽然失去便自尋覓道中逢一老公便舉手指云向於崗上見一牛眠山滂中必是君牛眠處便好可作墓安墳則致極貴小復不當位極人臣世爲方嶽又指一山云此好但不如下當世有刺史言訖便不復見太尉之

葬如其言侃指別山與周訪家則并世刺史矣
 潘岳關中記曰秦始皇陵上驪山之北高數十丈周迴六
 七里今在陰盤界此陵雖高大不足以銷六十萬人積年
 之功也其用功力或隱而不見隱而不見者驪山泉本北
 流者皆陂障使西流又此無大石運取於渭北諸山故其
 歌曰運石甘泉口渭水不流千人一唱萬人相鈎
 又曰漢諸陵皆高十二丈方百二十步唯茂陵高十四丈
 方百四十步徙民置諸縣者凡七陵長陵茂陵各萬戶其
 餘五陵皆各五千縣屬太常不領郡也守衛陵掃除凡五
 千戶陵令一人食官令一人寢廟令一人園長一人園門
 令史三十二人候四人元帝時三輔七十萬戶始不復徙
 民陪陵渭陵延陵義陵皆不立縣也
 雷次宗豫章記曰郡東南二十里有一大冢號丹陽郭長

老云是郡人丹陽太守聶友冢也外形甚高大門一大冢
 居中兩邊各有四小冢橫首大冢外作微道周匝皆通冢
 裏高二丈餘小者半之微道又半之此冢相通一埏似是
 殉葬者不聞聶友奢僭以人從死也且今新淦音緝縣南十
 里見聶友墓
 荆州圖記曰酈縣北三十里有一墓甚崇偉前有石樓高
 一丈五尺上作石鳳將九子相傳云是姚家墓不詳其人
 又曰江陵縣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高四丈餘王粲登
 樓賦所謂西接昭丘是也
 盛弘之荆州記曰霄城東南有單龍村村外有單龍冢甚
 高大舊傳單龍能仰觀俯察少公之儔也數稱劉氏當王
 聖公應其符聖公潛嘉之因此起兵後稱號於宛而龍卒
 故厚為其葬

又曰鄭鄉卽鄭城地也嵩南有劉長沙墓益州牧焉之父其南又有漢魏郡太守黃香冢
鄧德明南康記曰白水有高巖臨水頂有柴侯墓遙望松樹卒歲不彫說者云墓處極峻乃累石爲冢又別有金錢藏不可得開若欲上山必遇雷晦之異夜時見光色如電之爛音所謂寶精也

又曰平固水口下數里有螺亭昔一少女曾江畔乘小船採螺停沙邊共宿夜聞騷騷如軍馬行須臾見羣螺張口無數突來破舍噉此女子同侶悉走上岸至曉方還但見骨耳收埋林際報其家經四五日間所埋處齧見古冢高十餘丈穹隆頂可受二十人坐其旁多螺新故相傳謂之螺亭

又曰南野巘山太塘下流三十里有漢太傅陳蕃冢墓昔

值軍亂開墓有寶三軍爭掘忽有大蛇圍繞墳前崩雷晦冥當時竟不得發

鄭緝之東陽記曰孝子許孜父墓去虎山十里在山之麓曲隧三里鹿嘗食其松栽孜心念之卽日鹿自死於所犯栽之下孜埋死鹿有小墳至今猶存

又曰獨公山有古冢臨溪其塶文曰筮言吉龜言凶三百年墮水中義熙中冢猶半存自後稍以崩盡
會稽郡十城地志曰上虞縣東南有古冢二十餘墳宋元嘉之初潮水壞其大冢初壞一冢塶題文曰居在本土厥姓黃卜葬於此大富強易卦吉龜卦凶四百年後墮江中當墜值王顒縣令皮熙祖取數塶置縣樓下池中錄之悵然而已

輿地志曰琵琶折有古冢半在水中甕有隱起字云琵琶

卷之十九
筮云吉龜云凶八百年墮水中謝靈運取甕至京師諸貴傳觀之

神怪志曰王果經三峽見石壁有物懸之如棺使取之乃一棺也發之骸骨存焉有銘曰三百年後水漂我至長江垂欲墮欲落不落逢王果果悽然曰數百年前已知有我乃改葬祭之而去

蘇州冢墓記曰宋青州刺史郁泰玄性多仁恕德感禽獸初葬之日羣鸞數千銜土於冢上今冢猶高大與他墳有異村鄉歲時祭祀至今不絕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九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

禮儀部三十九

冢墓四

禮論曰問郡將臨墓主人先以除身無服將若不哭主人當哭否賀循荅之云凡君臣民皆須先君哭禮也此際君宜哭則主人不敢以哭煩君耳
又曰問墓中以何面爲上荀納以爲祿生奉終宜依禮坐祭謨難據周公明堂位東西以北爲上與納反納又引廟位以荅王濮陽此墓向南以西爲上
上黨郡記曰令狐徵君隱城東山中令狐終即云葬焉諸生遵師法而陪葬者三百餘家松三千樹大皆十數圍高四五十丈今俗名其山曰令狐墓漢史所稱壺關三老令狐茂者是也

伏琛齊地記曰臨淄小城北門東二百餘步有晏嬰冢
又曰齊桓公冢齊城之南東十五里在牛山桓公冢西南
八里有仲父冢葬於牛山之阿

又曰朱虎城東二十里有柴阜其西南隅有魏獨行君子
管寧墓石碑猶存城東北三十里柴阜東頭有魏徵士邴
原墓石碑猶存

又曰牛山西南二里有孫臏墓石碑猶存

吳地記曰昌門外女墳者吳王闔閭女墓也乃以文石爲
槨藏金玉珍玩以人從死高墳深池池水成湖故名曰女
墳亦與虎丘俱見發掘皆無所得也

又曰昌門南有要離墓吳王闔閭既殺王僚而代之僚子
慶忌亡奔衛慶忌勇捷過人恐結諸侯還爲國難伍子胥
舉要離爲行人要離弱而謀於王曰殺臣妻子刑臣左手

要離因亡奔衛慶忌聞吳王暴虐如此甚信之遂與俱還
圖共襲吳王行及大江要離刺殺慶忌因亦自殺闔閭葬
之於昌門南大城內齊門外有慶忌墓

丘淵之齊道記曰先是嬴博二縣共界漢武帝封禪合作
此縣以供祀故曰奉高東南三十里有延陵兒冢本云其
高可隱今乃二丈餘似是後人陪之

伍輯之從征記曰齊襄王墓在汝水西墓西有僖公墓東
有四田墓傳云倨榮廣市也墓皆方墓圓墳

戴延之西征記曰彭城南有亞父范增冢冢高四十餘丈
東北有隧道其城北三里劉向墓泗水東三里漢大夫
龔勝冢石碣猶存

勝恥登王莽之朝不食而死

又曰金鄉焦氏山北數里有漢司隸校尉魯峻冢前有古
石祠堂壁皆青石隱起自書契以來忠臣孝子貞婦孔

子及弟子七十二人形像皆刻石記之

伏滔北征記曰姑熟九井山北十里有吳大將諸葛瑾墓墓墻猶存西北十八里直瀆前墓是吳將甘寧墓也相者云此墓有王氣孫皓鑿其後十許里名爲直瀆

續述征記曰太公冢在堯山北五里平地爲墳高十丈曾有發之者冢深數十仞得一銅槨金玉甚多尚父五世葬周斯寔田和冢也和遷齊君於海上而別爲侯侯亦稱太公也。又曰宿預縣水南大徐城古之徐國城北徐君墓季子解劔墳樹則斯地也

又曰城陽縣城二里小城二里小城南九里有堯冢自漢迄于晉二千石及丞尉刊名堯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一百有二十一載記于堯碑城東南六里堯母慶都墓稱曰靈臺堯陵北二里仲山甫墓墓前祠堂石室儼然若新

皇覽冢墓記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縣頓丘城外廣陽里中王莽時使使者祠顓頊冢

又曰秦始皇冢在驪山古之驪戎國今之新豐也晉獻公伐驪戎獲二女其山陰多黃金其陽多美玉謂藍田是也故貪而葬焉并天下徒七十餘萬穿入地洞三泉而致椁宮觀奇器珍恠諸物藏之令一匠人作機弩人有近穴輒射之以水銀爲百川江河大海金銀爲鳧鶴機關轉相幹終而復始上具畫天文以人魚膏爲燈度火不滅後官無子者皆殉從死者甚衆恐工匠知之殺工匠於藏中因閉羨門復土樹草木以像山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後項籍燒其宮觀關東賊發之後牧羊兒亡羊羊入藏中持火炤羊燔其椁後賊遂取其銅

又曰太上皇葬萬年高帝父也高帝葬長陵孝惠帝霸陵

諸陵皆用瓦器不爲墳王莽之亂天下無道獨無災害孝
景帝葬陽陵孝武皇帝葬茂陵孝昭皇帝葬平陵孝宣皇
帝葬杜陵孝元帝葬渭陵元帝下詔曰無置邑徙民令天
下無騷動之憂自是陵園不置邑孝成帝葬延陵孝哀帝
葬儀陵孝平帝葬康陵孝文皇帝弟淮南厲王長坐謀反
後置園如諸王長好道事八公世之愚者云長仙醫巫訖
曰淮南好道百官皆得仙狗吠雲中雞鳴天上東平思王
冢在東平松皆西靡
又曰蒼頡冢在馮翊衛縣利陽亭南道傍墳高六尺學書
者皆往上姓名投刺祀之不絕
又曰蚩尤冢在東郡壽張縣閭鄉城中高七尺民常十月
祀之有赤氣出如一疋絳帛民名爲蚩尤旗又肩髀冢在
山陽郡鉅野縣傳言蚩尤與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克

之身體異處皆葬之

又曰奚仲冢在魯國縣東去縣二十五里山上因名奚仲
山下亭名奚仲亭

又曰湯冢在濟陽薄縣北郭冢四方方八十步高七丈上

平

又曰吳太伯冢在會稽吳縣北去城十里

又曰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長安聚

又曰王子暉冢音猛冢在南陽鄂縣西

又曰夏育冢在濟南歷山上

又曰秦繆公冢在甘泉宮祈年觀下

又曰號公冢在河內溫縣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

號公臺

又曰葉公諸梁子高冢在南郡葉縣西北去城三里所近

縣民皆祠之

又曰魯大夫叔梁紇冢在魯國東陽聚安泉東北八十四步名曰防冢民傳言防墳於墳地微高

又曰孔子冢在魯城北便門外南去城一里冢塋方百畝冢南北廣十步東西十步高丈二尺冢爲祠壇方六尺與地方平無祠堂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皆無能名其樹者民云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孔子塋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伯魚墓在孔子冢東與孔子並大小相望子思冢在孔子冢南大小相望

又曰伯樂冢在濟陰定陶東南一里冢高五丈

又曰師曠冢在右扶風名曰師曠山人民不敢上其上

又曰楚武王冢在汝南郡鯛音陽縣葛陂鄉城東北民謂之楚王岑

又曰鄭相子產冢在河南郡新鄭城外大冢是也

又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聚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

又曰文信君呂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城北邙山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先墓故其冢名呂母不韋死獲過於始皇矣民傳云不韋好經書皆以葬漢明帝朝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臣聞秦昭王與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

又曰亞夫冢在盧江居巢縣郭東居巢亭中

又曰齊桓公冢在臨淄城二十里淄水南孟嘗君與齊桓公冢同處

唐新語曰開元中集賢學士徐堅葬妻問兆域之制於張
說曰長安神龍之際有黃州僧泓者能通鬼神之意而以
人事參之僕嘗聞其言猶記其要墓欲深而狹深者取其
幽狹者取其固平地之下一丈二尺爲土界又一丈一尺
爲水界各有龍守之土龍六年而一暴水龍十二年而一
暴當其隧者神道不安故深二丈四尺之下可以設窰窰
墓之四維謂之析壁欲下闕而上斂其中頂謂之中樵中
樵欲俯欹而傍煞墓中末粉爲飾以代石堊不置瓴甌瓷
瓦以其近於火不置黃金以其久而爲惟不置朱丹雄黃
礬石以其氣燥而烈使墳上草木枯而不潤不置羽毛以
其近於□也鑄鐵爲牛豕之像可以禦二龍玉潤而潔能
和百神寘之墓內以助神道僧泓之說如此
又曰大理卿徐有功持決不濫及其葬也將穿墓筮者曰

必有異應以旌善人果獲石堂其大如倉中空外堅四門
八牖占曰此天所以祚有德也置之墓中其後終吉後優
詔褒贈寵及其子

圖墓書曰太墓天剛嚴父之門八將之首位虬乾尊欲得
連塚隱軫狀如亂雲望之颯颯絕而復連小頓大起千里
相牽壽過期頤世世登仙

又曰望之如飛電卽之如鳥驚法出勇士仗節御兵
又曰大欲依山葬者其山連延百里不絕一高一下小頓
則大起出公卿若三重之山望之似城郭多諸支別者亦
出公卿如新月形在腹中葬冢之所若至日沒見日光者
出封侯

又曰凡相山陵之法山望如龜狀葬之出公卿封侯代代
不絕山望如龍狀有頭尾蜿蜒者葬之出二千石凡依山

作冢皆當立在山東爲利得山之形力也山如龜形又巍
巍直上如闕狀出二千石

又曰欲知貧富堙陵肥薄狀如肥馬草木茂盛色黃紫皆
富也堙陵多傷缺土色赤白地瘠草木黃赤不茂或多細
石皆貧

相冢書曰冢欲得見郡縣城郭欲得連屬長長無極冢青
氣鬱鬱出二千石赤氣出公卿白氣出刑戮黃氣出封侯
欲得雌龍地多子孫不用雄龍堙無子孫

又曰凡葬於龍耳貴出侯青烏子稱山三重相連名傘山
葬之出二千石

張載七哀詩曰北邙何纍纍高陵有四五借問誰家冢皆
云漢世主

魏武帝遺令曰汝等時時登銅雀臺望吾西陵墓田

魏文帝爲漢帝置守冢詔曰朕承符運受終革命其敬事
山陽公如舜之宗堯有始有卒傳之無窮前羣司奏處正
朔欲使一皆從魏制意所不安其令山陽公於其國中正
朔服色祭祀禮樂自如漢制又爲武昭宣明帝置守冢各
三百家

宋孝武置自古帝王守冢戶詔曰先代帝王因時創業君
人建國體尊南面而歷運推移年代久遠丘壠殘毀樵牧
相趨塋兆堙蕪封樹莫辨自古以來帝王陵墓可隨近十
戶蠲其役以供守視

宋高祖脩楚元王墓詔曰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尊敦本
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墳素風道路作範
後昆本支之祚實隆鄙宗遺芳餘烈奮于百代而丘封依
然墳塋莫翦感遠存往慨焉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

勿翦追甄墟墓信陵尚或不絕况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
平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六十

此處有非常淺淡的文字，內容多為正文的注釋或旁批，因字跡極其模糊，難以辨認。其內容似乎與正文所述的禮制或歷史典故有關。

